

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看传统技艺·听融合故事⁽¹²⁰⁾

布鲁

一柄布鲁,镌刻游牧文化印记,千载传承,让文化气韵生生不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鲁蒙古语唤作“满初日嘎”,是一种外形宛若弯镰的投掷棍棒。素有“布鲁文化故乡”美誉的通辽市库伦旗,是这项古老技艺扎根传承的核心之地。



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布鲁比赛现场。

布鲁:从狩猎棍棒到民族竞技

□本报记者 及庆玲

岁月更迭中发展

布鲁缘起较早,至今已有1300余年历史。

彼时,先民逐水草迁徙、以游牧狩猎为生,广袤原野间常有野兽出没、侵扰人畜。先民们把坚硬的榆木、柳木、枣木削刻弯折,化作弯镰状布鲁,既是他们策马放牧时驱赶猛兽、狩猎觅食的工具,亦是遭遇侵扰时护身御敌的依仗。

长久的生产实践中,先民依据使用场景、重量和威力将布鲁分为三类。

吉如根布鲁偏重狩猎攻坚,于弯头捆绑实心铜铁构件,厚重锐利、穿透力强,投掷出去可撕裂厚实兽皮,是猎捕野

猪等大型野兽的核心利器。

图固拉根布鲁轻巧灵动,专为捕猎野兔、山鸡等小型鸟兽打造,木身雕琢纹路并灌入锡铅配重,辅以金属纹饰点缀,兼顾投掷速度、精准度与审美质感。

海雅木拉布鲁简约质朴,通体素木无额外雕琢装饰,如今正式成为布鲁竞技赛事的标准器具。

随着农耕文化的逐步发展,传统狩猎模式渐渐退出草原日常生活,布鲁也告别杀伐防身的属性,褪去锋芒,化作邻里欢聚、交心的民俗载体。

代代耕耘创纪录

库伦旗三家子镇达林宝力高村是布鲁的发源地,更是这项非遗传承生生不息的核心地,一代代传承人接续耕耘,让古老投掷技艺始终保有鲜活生命力。

布鲁世家出身的嘎扎,是早期的标杆人物。1930年出生的他深耕布鲁投掷数十载,1957年亮相内蒙古体育大会,凭借扎实功底将布鲁掷出99.85米,一举成名。

受叔父嘎扎熏陶,非物质文化遗产布鲁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宋贺什格从孩童时开始学习布鲁投掷技法。

“我从7岁开始接触布鲁。”宋贺什格回忆,“1977年起,我一边务农一边钻研布鲁制作工艺。早年制作布鲁全凭摸索,选好木料后,将原木经沸水浸泡三到四小时,趁其变软压弯塑形,再用布条捆扎固定半个月,方可定型,最后打磨光滑后刷上漆料。”

日复一日的苦练终有回响,1985年自治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宋贺什格奋力一掷,创下布鲁掷远142.10米的全新纪录。

如今,宋贺什格学着叔父嘎扎教自己的样子,将其传承给学校的学生们。

目睹孩童们列队练习投掷、轮番瞄准木柱靶标的模样,宋贺什格满心欣慰。

“伴随赛事的常态化开展,布鲁竞技规则不断细化完善,整体分为掷远、掷准两大板块:掷远参照标枪赛事规范,以落地直线距离判定成绩名次;掷准品类更为丰富,涵盖固定靶、移动靶、平地投掷、乘马投掷多种传统形式。标准赛场内,投掷线距离靶柱30米,三根高50厘米、直径5厘米的木柱间隔10厘米整齐排布,每位选手拥有三轮投掷机会,每轮可投掷三次,投掷姿势不作限制,命中靶柱数量越多,排名越靠前。”宋贺什格介绍。

与此同时,传统随性手工打造的布鲁,已经难以适配标准化赛事需求,一代代匠人接过创新接力棒,潜心统一器物形制标准,量身打造适配全区那达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专用布鲁。

从老一辈匠人纯手工摸索打磨的传统器具,到适配专业赛事的标准化器械,从民间随性的休闲技艺,到规则完善、体系成熟的特色竞技项目,布鲁在坚守传统内核的同时不断迭代创新。



宋贺什格在库伦旗三家子学校进行布鲁现场教学。



掷远布鲁。

全域活化中传承

为守护好布鲁这项珍贵的非遗,库伦旗立足地域文化特色,谋划系统化非遗活化路径,接连出台多项务实举措,全方位筑牢技艺传承根基,让千年布鲁走出村落、走向大众。

2015年成为布鲁传承发展的关键节点:当地落成布鲁基地,组建专职竞技训练队伍,设立非遗保护专门机构,相继完善非遗申报、传承人认定与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工作人员走遍辖区寻访民间老艺人,运用文字记录、影像拍摄、音频留存等方式,对65岁以上高龄传承人开展系统性抢救性记录;旗、市、自治区、国家四级非遗名录体系稳步搭建,为布鲁传承筑牢制度保障。同年,布鲁校园普及工程全面启动,中小学将布鲁正式纳入体育课程,宋贺什格等传承人定期走进校园,手把手向孩子们传授布鲁投掷技巧,让非遗种子深深扎根少年心田。

2017年,通辽市首家布鲁训练基地落户库伦旗额勒顺镇,经过数年深耕打磨,完备的专业训练体系日渐成熟,源源不断地培育竞技人才。

多年来,库伦旗文化馆联动传承人下沉嘎查,创新推出“入户展示传统布鲁制作工艺+野外实地投掷实操”的公益培训模式,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体验非遗魅力。

如今的布鲁,早已跳出牧区旷野的狭小边界,融入冰雪文旅、群众赛事、民族团结等多元场景,持续焕发全新活力。

隆冬时节的冰雪那达慕赛场,严寒抵挡不住各族群众的竞技热情;职工运动会上,机关、企事业单位各族职工轮番登场,布鲁凌空划出流畅弧线,精准击中靶柱的刹那,赛场掌声此起彼伏、欢笑声不绝于耳,紧紧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携手、奋勇向前的力量。

回望布鲁千年历程,从生存工具到休闲竞技;从家族口传心授到体系完备的体育项目;从男子专属技艺到男女老少全员参与,布鲁的形制持续优化、技法不断革新、传播载体愈发宽广,历经千年岁月洗礼始终未曾改变的,是内蒙古各族儿女豪迈坚韧的精神气魄。

长空之下,布鲁依旧一次次凌空飞起,划出一道道弧线,这道跨越千年的轨迹,是游牧文化不曾熄灭的星火,更是内蒙古文脉绵长、各族群众携手奔赴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

(图片由库伦旗文化馆提供)



柳蒿芽见证民族文化交融

□金洁

采食野菜,是我国各地各民族沿袭已久的生产生活习俗。柳蒿芽,学名柳叶蒿,为菊科蒿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分布于我国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等地,多生长在低、中海拔湿润或半湿润区域的林缘、河畔、草甸、森林草原以及沼泽边缘。柳蒿芽既可食用,全草亦可入药,鲜嫩茎叶是富有营养的山野蔬菜。我国自古便有采食蒿类野菜的民俗传统,《本草纲目》对蒿属植物的药用功效多有记载,柳叶蒿具有健脾胃、养肝胆、消炎去火、清热解毒、破血行淤、下气通络等食疗作用。清代《黑龙江外纪》述及,野菜有名柳蒿者,春日家家采食,味初不甚鲜美。

柳蒿芽,达斡尔语称之为“昆米勒”,受各地口语方言影响读音略有差异,鄂温克语称作“昆比勒”,鄂伦春语称为“昆毕”。2009年,达斡尔族昆米勒采食习俗列入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达斡尔族聚居的地区,大多保留采食柳蒿芽的传统。在内蒙古,这一饮食习俗集中体现在呼伦贝尔。伴随着各民族长期交错杂居、毗邻共居的生产生活格局,柳蒿芽饮食文化逐步被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蒙古族、汉族接纳吸收。现有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民俗研究文献均有记述,柳蒿芽是山林生活重要的野菜补充。牧区蒙古族原本无采食柳蒿芽的传统,呼伦贝尔农牧交错地带的蒙古族在达斡尔、鄂温克等民族饮食文化浸润下,逐渐养成采食习俗。闯关东、移民实边而来的汉族进入呼伦贝尔区域后,受当地饮食习俗影响开始采食柳蒿芽。柳蒿芽已成为呼伦贝尔极具代表性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饮食文化载体。2023年,鄂伦春自治旗将昆毕(柳蒿芽)制作技艺列入旗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柳蒿芽传统烹饪方式,是将其洗净后焯水三至五分钟,清水冲洗挤干切碎,搭配豆子、猪肉或小白鱼、小鲫鱼一同炖煮。柳蒿芽除鲜食之外,还可以大量晾晒储存,干品能够食用至次年采摘时节。实现四季食用,彰显出各族群众顺应自然、巧用物产的生存智慧。近年来,伴随文旅产业发展与饮食文化创新,柳蒿芽的食用形式、产品业态不断迭代升级。除传统炖煮、干制储存之外,当地餐饮与食品行业持续挖掘创新,餐饮端开发出凉拌、清炒、丸子、水饺等特色品类,成为广受喜爱的地方风味。食品加工领域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开发柳蒿芽糕点等休闲食品。立足康养饮食理念,研发柳蒿芽养生茶饮,让传统山野食材兼具食用价值与康养价值。柳蒿芽饮食文化根脉源自达斡尔族民俗,在民族交往中被各民族广泛认同。从野外采摘、家常炖煮,到特色风味菜品、休闲食品、养生茶饮,经各民族本土化改造、创造性转化,柳蒿芽相关业态持续丰富升级,是各民族饮食智慧交融创新的生动成果。

作为呼伦贝尔非遗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柳蒿芽饮食文化展现了各民族文化兼容并蓄、交融共生的生动图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生动鲜活的民间文化样本。

(作者为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